

章 皖 著

群芳初蕾

第 一 集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群芳初蕾

章 皖 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1991·北京

新登字(京)028号

薛芳初 著

章 皖 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开本 7.75印张 174千字

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

ISBN 7-80050-222-8/G·39 定 价: 3.40元

——献给为北平解放而参加我党

地下斗争的中学战友们

序

看了这本书，我感到很亲切，它使我回忆起解放战争年代那战斗的日日夜夜。书中写的北平解放前一群女中学生尽管稚气未脱，却已挑起与她们年龄并不相称的担子。她们的家庭、经历、性格各异，但共同的目标把她们联结在一起，她们在学业、生活、爱情等方面有着种种矛盾和苦恼，但为了革命的需要，个人的一切均可舍弃。她们不顾个人安危，团结周围的同学和老师，与国民党反动分子作斗争，她们走出校门，接触群众，宣传革命真理；她们按党的指示，完成那些艰难的任务，如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，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敌对阵营内部人员的工作等。她们是天真的，又多少是成熟的，她们是平凡的，又是高尚的，理想、信念激发了她们的勇气和智慧，在风雨中锻炼成长，在斗争中迎来了北京的黎明。

时光流逝，当年的小姑娘如今都已年过半百，她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。追忆往昔，在她们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就在党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她们是幸福的。历史是不能忘记的，社会主义的今天是包括她们在内的千千万万人艰苦奋斗、流血牺牲换来的。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我相信，这本书对这一代的青少年是有益的。

汪永鏊

1991年9月



本书作者年青时代留影

HG71/66

序 曲

1980年12月9日。

上午，寒意散去，温暖的阳光洒满北京大地。雍和宫南边方家胡同原北平女二中校园内，正举行盛大的校庆45周年大会。院内彩旗招展，苍松如翠。前院几间当作接待室的教室里，窗明几净，长排桌上摆放着鲜花，花枝轻摇，幽香阵阵，似也浸透了重逢的喜悦。

十时整，鼓乐齐鸣，欢迎老校友的光临。大礼堂内，人潮如涌，欢声笑语，交织成兴奋的回旋曲。主持会议的校长一再喊：“请静一静！静一静！”但无人听从。整个会场沉浸在重逢，欢快之中，乐！乐！多么和煦，多么温馨！

校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大姐，那是30年代的中学生，有两鬓银霜的姐妹们，那是40年代的中学生，还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女性，这是50、60年代的中学生……

同学中有各级领导干部、大学教授、专家、学者、著名演员、导演……人才济济。但在今天的欢悦中，一切行业之分，级别之差，都湮没了，都曾是同窗学友，又是风雨共济，相濡以沫的战友！

大家在一起谈啊！笑啊！手拉着手，肩靠着肩。回首往昔，止不住的话语有如潺潺流水，又如倾天瀑布。钟声滴答，滴答地响着。太阳由东方向西方偷偷地转着，请慢些转吧！

不要把这最美、最好的日子带走，紧紧地拥抱着它！紧紧地守着它吧！

她们、也就是她们！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，为了开辟一个新世界，将青年人的一腔热血，洒向祖国的大地。新中国大厦的建立，她们曾经默默地铺石奠基。她们的心象金子一样的纯，一样的耀眼。她们对理想的爱、对理想的追求，是那样的深，那样的沉，那样的重！……

1946年秋。

地安门东不压桥，有一个曲里拐弯的小胡同，靠东面有个红门，门上的红漆大部分已经剥落。里边是个小四合院，北面房檐前有一株柳树，东屋前面有一株桃树，院内用灰砖铺了一个小甬道，十分洁净。三间北房住着房东钱大妈，夫妇俩有一儿一女。女儿给姥姥作伴，在天津读书。儿子钱玮是北平理科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二年级的学生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地下工作。两间东屋租给了从河北定兴县来的陈远姐弟，他们的父亲是本县的小学校长，生活还算过的去。但他不甘淡泊，希望自己的后代多读点书，将来能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使陈家这个读书人家后继有人。便拿出多年的积蓄，托人租了这两间小屋，让孩子们到北平读书。北平是文化古都，在这里读书肯定会有出息。小屋内的陈设相当简陋，外间屋是一具铺板床和一个木箱，里屋也是一具铺板床，还有一张很旧的两层桌和两把椅子。姐弟俩来北平不久，相继考上了学费低廉的市立中学。陈远比弟弟大四岁，今年十九岁了，很谙事理。在县里读完初中后，一直在家帮母亲料理家务，学做针线，打毛衣，编筐。陈远明白父亲让她来北平，主要是为了照顾弟弟的生活。她暗下决心，一定加倍用功：女孩子也能有出息。除了简单的饮食起居，洗洗涮涮外，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。功夫不负有

心人，本来就天资聪颖的她，很快在班上冒了尖，几门功课都名列前茅，深得老师的喜爱，并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。
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陈远正伏在桌上复习大代数，忽听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门。

“在家吗？”一个青年男子的嗓音。

“谁啊？请进来！”

她赶紧走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两对眸子相视，陈远有点羞怯，头轻轻地低了一下。

“打搅了”，

陈远赶忙说：“是钱大哥，快请进”。

钱玮跨进屋内，扫了一眼，洁白的桌布上斜放着一排书，一本作业正摊开着。兰格白地儿的床单上，兰白花被子叠的十分整齐。

“真干净啊！”钱玮笑着夸了一句。

落日的余辉，斜照进来，屋里又光亮，又暖和。陈远沏了一杯茶，双手捧着送到钱玮面前。

“钱大哥，请喝茶吧。”

钱玮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欠了欠身：“别客气，你也快请坐吧！”

看着面前的这位房客，钱玮心中暗想：真是位脱俗的小姑娘，陈远轻盈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她今天穿着一身下过多次水的兰布长衫，一双黑色布鞋，梳着短发的头微低着，泛着红晕的鹅蛋脸上，一双大眼睛闪着专注的目光，薄薄的红唇抿着，好像总在沉思。

“功课忙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学校功课特别多，每门课都留作业。”

“听说你们学校对学生管得特别严?”

“是的，我觉得管得严点好，我到北平就是来读书的。”

钱玮点点头，“是呀。”

“再说，对学生应该管得严，省得同学胡思乱想，也是为同学好，就得让学生满脑子都想功课才对呢！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。”陈远点着头认真地补充说。

“我看学生的想法不一定是胡思乱想，有些想法还是对的。像我们理科大学的学生，思路就很宽，我们常在一起议论当前局势，为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！”钱玮说到这儿，看看陈远的表情，微微一笑。

“是吗？”陈远好奇地瞪大了眼睛。“你们都谈些什么呀？”

“像中国的前途，青年人的社会责任，大学生毕业后，要走哪条路呀，多了！还讨论辩证法与唯心论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！”陈远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，那种好学的心情，象潮水一样的往上涌，她盯着钱玮，急急地问：

“那你快讲讲中国的前途是什么样的？辩证法、唯心论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钱玮又笑了，“别急，听我慢慢讲。”

钱玮的话象流水一样，滔滔不绝。陈远不时打断他，急切地问着那些从未听过的新名词。不知不觉，屋内的光线渐渐暗下来。在外屋，弟弟陈程已经把粥熬好了，正在切菜，刀踩在案板上“咚咚”的声响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钱玮看了看表，

“时间不早了，真对不起，一说起话来，就收不住了”。

“我喜欢听你说这些道理。”

“下回我给你带本书来吧，你看看就会明白的。比我说

得清楚。”

“太好了！我没看过这样的书。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道理，讲得真好！你一定帮我借书。”陈远认真地说。

“一定一定！”钱玮随口答应着，站起身来笑着对陈远说：

“我走了，你要是不觉得我是胡说，以后我会常来的。”

陈远莞尔一笑：“一定欢迎！”

*

*

*

北平的秋季，天高气爽。蓝蓝的天空上浮动着一朵朵白云。东屋前的桃树叶子变黄了，飘飘洒洒落了一地。钱大妈在小院中间摆放的几大盆菊花都开得正好，颗颗挺拔，朵朵争妍。

陈远放学回家。刚一推门，一股清香扑面而来。

“真香啊！”

“钱大哥给我们送来一盆菊花。”陈程指点着说：“你看它的颜色，纯黄。你看这花瓣，弯的多别致！”

陈远高兴地凑上前去用鼻子贴着花，闻了又闻。

“真好。”一低头见花盆下压着一张小白纸条，拿起细看，却是抄录的两句诗：“更待菊黄家酿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。”看着遒劲有力的字迹，陈远嫣然一笑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潇洒的身影。又细想到“共君一醉一陶然”上，面颊顿时绯红，心跳似乎也加快了。很想应和两句，一时又想不出。捏着纸条，愣愣地站着。忽然想起白居易的《梦行简》，立刻走到桌前，拿出纸笔写下来：“天气妍和水色鲜，闲吟独步小桥边。

池塘草绿无佳句，虚卧春窗梦阿怜。”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我只能是‘无佳句’了。”

陈程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姐姐默写诗句，说：“真是文人墨客，看见人家的诗句，自己就能对上。”说着，拿起一个报纸包，“这是钱大哥给你的，说是你要的书。”陈远打开报纸，见是三本书，第一本是《李有才板话》，第二本是《红霞》，最后一本是《青侠传》。她随手翻了一下，奇怪，纸上油印的字。她赶紧趴在桌上仔细阅读，原来是伪装起来的宣传品。主要是报导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消息，还有揭露国统区贪官污吏，苛捐杂税、民不聊生的文章。陈远兴奋极了，大声对弟弟说：“早点吃饭，今晚儿我要好好地看书。”

夜深了，外间屋睡觉的弟弟，鼾声大作。陈远直起腰，打个哈欠，伸开双臂，感到确实困极了。桌上的小闹钟滴滴答答走着，时针已偏过12点。她恋恋不舍地合上书，躺到床上，小屋内一片漆黑。眼睛实在睁不开了，大脑却不肯安歇。书中的人、书中的事、书中的道理都还在脑海中盘旋，青年人该走哪条路？一个伟大的力量在哪里？我们应该怎样做？想来想去，忽然一个影子在心中掠过，那双深邃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，“以后我会常来的”。陈远赶紧将被子蒙上脸，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，心跳又快了……。

小院里的桃树早已枯枝了，柳条也脱尽了叶子，转眼已到深秋。静悄悄的小院，多了这家邻居，又是两个风华正茂的中学生，出出进进、说说笑笑倒是给冷清的小院平添不少春色。

下午放学回来，陈远在窗台上一块青砖下，发现压着一张小纸条。约定今晚六时，到理科大学去听演讲。这个秘密

的通讯方法，是钱玮与陈远共同制定的。因为钱大妈不愿意钱玮常到陈远屋里去。钱大妈快五十岁了，心地善良，说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话，对他们姐俩十分关心和照顾，只是短不了数落钱玮：“不要老往东屋跑，在自个家里倒坐不住，到东屋一坐就是仨钟头。”她怕钱玮去多了，引出闲话来。人家姑娘的父母又不在这里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可是钱玮与陈远就愿意俩人一块聊天，谈些俩人都感兴趣的国家政局、外界知识，特别是陈远提出：要到理科大学参加学生会活动，俩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，算是够隐蔽的了。

街道两旁，高高的白桦树上只剩下光秃的树枝了。落下的叶子铺了满地，厚厚的、松松的、深黄、浅黄交织成美丽的“地毯”。

理科大学东门外，伫立着一位身着兰色长衫，手拿笔记本的大学生。他中等身材，白皮肤，黑黑的偏分头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远处。刚才还在欣赏秋景的钱玮，现在有点着急了，不时地低头看看手表，“别是没看见‘暗号’吧？”他心里不由地嘀咕起来。

“钱玮！我来晚了吧？”陈远甩了一下齐耳的短发，有点歉意地说。

钱玮回过头，见围着紫红色围巾的陈远已来到身边。“不晚，不晚，还差5分钟呢！”钱玮抿嘴笑了。

“快点走吧！坐在前面听得清楚。”

他们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教学楼，一间大教室内，灯光齐明，一排排的扶手椅，已快座无虚席了。他们紧走几步在靠边上的两个空位子上坐下来。大会主席登上讲台，“今天演讲的内容是《方生与未死》。什么是我们今天的‘方生’？什么又

是我们今天的‘未死’？！用我们学习的哲学思想来论述这个问题，来看待当前的大是大非。这个论题，大家明白，决不是小是小非，它关系我们民族、我们国家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。好！请诸位畅所欲言。”一时鸦雀无声的课堂，又活跃起来，从各个角落里发出小声的议论。“我来谈谈！”一个男同学走到台上，发言的尾声刚落，马上就又有人走上讲台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他们论述了历代农民起义代表新生力量，引伸到解放区农民翻身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种新制度的产生。都是直抒己见，慷慨激昂，会场上浓厚的探讨气氛和高亢的爱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陈远。她已经忘了周围的世界，忘了置身于一大群陌生人中间，甚至忘了她自己。她只是直直地看着讲台，随着讲话的逻辑在紧张地思索着，分析着，手不停地快速记着，黑亮的眼睛放射出兴奋的光彩。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主席宣布会议结束，她还在追记着。钱玮用肘推了她一下，轻声说：“回去吧！”陈远转过头来，圆圆的大眼睛看着钱玮。“你怎么听傻了，你看教室里还有人吗？”陈远这才眨了一下眼睛，环顾左右，自己也禁不住好笑起来，“我真听入神了。”

天已黑了，昏黄的路灯下，偶尔走过一、两个匆忙赶路的人。钱玮手推着自行车，陈远与他并排走着，漫步街头，好像还有说不完的话。晚风吹来阵阵寒意，陈远的心里，却象是水到了沸点，按捺不住的振奋。

“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就是‘方生与未死’，我们青年人就应该选择正确的方向，你说呢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的路必须要选对，这关系我们一生的事业。”

“你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”

钱玮略微思索一下，说：“你在班上应该多团结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同学，与她们多接触，多谈心。”

陈远由衷地点点头，“我也想过，应该广泛团结班里的同学。”

“这样，班上进步力量会越来越大，成为一股力量，一股势力！我们从中会受益匪浅，也会更加明确我们应走的道路。”

陈远点点头，感到清楚一些了。两人并肩走着，陈远觉得有股力量，在支持自己，在鼓励自己。虽然远离父母到京城求学，但不感到孤单寂寞，因为身边这位朋友，是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在引导自己前进。她抬头看看钱玮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充实感。一种甜甜的滋味充满心胸……

冬天的早晨，亮得很晚。已是六点钟了，天还是黑黑的。火炉早就熄灭了，屋里冷冰冰的。陈远背上书包，嘱咐陈程：“你一会儿锁好门，我先走了。”今天是期中考试的一天，上午考大代数，下午考地理。陈远准备早点到校，借早晨清醒的头脑，再记记大代数的公式。

晨光微曦，路上很少行人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寒冷刺骨。陈远穿过锣鼓巷走到秦老胡同，远远的看见一个像大包袱似的东西放在路旁。她匆匆赶路，走到包袱旁边，扭脸一看，简直把她吓呆了。昏暗的路灯下照着一个人，一个死人。眼睛向上瞪着，大嘴张着。单薄的破烂不堪的衣服遮掩不住那干瘪的身躯。手脸全是黑糊糊的，样子十分可怕。陈远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撒腿就跑，心里不住砰砰乱跳。灰白的天空中，不时掠过几声乌鸦的哀鸣，使她更加感到恐怖。这时，

她想起钱大妈昨天嘱咐她的话：“这世道太乱，天黑可别出去。女孩子家可要当心！”刚才又看到了冻饿而死的人，使陈远心情十分悲愤。她感到国家真是内忧外患，老百姓苦死了，失学、失业、苛捐杂税……想起国文课沈先生讲的《捕蛇者说》一文中“苛政猛于虎”的论述，今天的现实与之相比，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想想杜甫的诗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不正是今天现实的写照吗？国家这个样子，怎么得了？！

*

*

*

星期天的中午，太阳把小院照得暖洋洋的。钱大妈忙着想把洗好的衣服晒在院内铁丝上。陈远正在做饭。父亲从家乡来看他们，已经住了两天，准备今天下午乘火车回去。父亲对姐弟俩在北平的生活、功课是满意的。他笑笑说：“屋子收拾得真整齐，日子安排得也可以。功课都是八、九十分，我和你妈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我还得嘱咐你们，就是一心读书，外面什么事情你们也不要问，不要管。出门在外的，真出了事，谁管你们啊！”

“您和妈就放心吧！没事儿。”陈程大声地说。

“现在乡下也不太平，咱那一带常有游击队。听说保安团夜里巡逻时，碰上了游击队，两边开了枪，没打一会儿，游击队的人影全没了，真是神出鬼没呀！”